

葵花

□韩占江

记忆中有一天傍晚,大哥做了一支烟花,就是俗称的钻天猴。可是它太大了,比我的胳膊还粗。那么就有一个问题,要用多么长的杆子做尾翼,才能让它飞上天去。

大哥在院子里找来找去,找到一棵葵花的茎秆。这茎秆比房子还高,大哥把烟花绑在葵花秆上,竖立起来,可无论如何也够不着。怎么燃放呢?他只好将葵花秆靠在院墙上,再沿着梯子爬上院墙才终于点燃了。“嗤啦”一声,烟花拉着长长的啸音钻入夕阳的余晖,不知所踪,却惊吓得半个村子狠狠一颤,许久才重又鸡鸣狗吠。因为放了寒假,田里又没有活计,大哥有的是时间研发这些物事。

最幸运的是那支葵花秆。它在整个夏天疯狂生长,努力地想要接近太阳,这一刻终于实现了。

在乡下的庭院里每年都要种几棵葵花,这些葵花一到夏季就越过篱笆或者低矮的院墙探出头来,向着主人也向着路人微笑。尽管年年留种,年年种植,却不见它退化,反而越来越高。可是也只高过屋檐便停止。等开花结籽后便低下头,将整个身体藏在屋檐下面。这样,在接下来的时间,无论多么大的风雨都不会将它吹倒。

我家的葵花总是种在东墙下。春天刚发芽时需用砖头围护,以防鸡和兔子的祸害。夏天就不必,因为它已经长成亭亭的小树,更用宽大的叶子遮出一片阴凉来。然后,这葵花的“森林”马上被兔子和鸡霸占,并划分出各自的领地。当然,它们霸占的只是阴凉,花朵依旧属于人类和天空。母鸡在葵花下刨出浅坑做“浴池”,正午时,它们扑进去,羽毛沾上细土再“扑簌簌”抖落,如此三番,身上凉爽了才酣然入睡。兔子呢,人们都喜欢

看它用前爪洗脸,觉得滑稽可爱。它就每天在葵花下面洗脸,竟至疏忽了领地,结果就是它的领地上不久便布满了浅坑。正当人们为兔子鸣不平,决心轰走母鸡时,却意外发现,兔子已经将土洞挖到院墙下,甚至在里面生出一窝幼崽来。

葵花终于成熟。娘用镰刀将花盘砍下,以极快的速度剥落种子,拿到屋顶上晒一晒,藏起来。茎秆先不管,反正没什么用处。从春到夏,从夏到秋,这些葵花仿佛只是一种花卉,是同紫茉莉、夹竹桃一样招蜂引蝶、打扮院落的,从来没有人想着去剥来吃,连小孩子都不想。

秋天,大姐去田间打草,有时候带回几棵拳头大的葵花球,这是大田里遗落的。因为是从葵花叶腋中长出来,实在太小,小到撑不开盘子,主人便将其遗弃了。大姐回家,将葵花球一一剥开,竟然剥出一大捧葵花籽。晚饭后娘用铁锅炒熟,在炕席上均分成7份。我挑了一堆最大的,然后是二姐、大姐、大哥。剩下的三份实在分不出大小,也不必再分,爹和娘抓几个尝尝滋味,就去灯下忙碌了。

姥姥将余下的葵花籽归拢在一起,藏到被摞下面。大哥、大姐将自己的一份装起来匆匆出门,再回来兜里必定一粒不剩,因为他们都有许多好朋友可分享。我当然有朋友,可是不想出门。无论我如何忍耐、如何发愿立誓都忍不住要将兜里的葵花籽吃完,否则就没有别的心思。结果就是,第二天大家都没葵花籽了。

怎么办?我们就去偷吃姥姥的。有时候大姐干脆就不写作业,专门陪着姥姥说话,一边说一边吃。二姐不偷吃,她总是在夜间馋极了才从自以为隐秘的炕席下面摸出几粒打打牙祭。几天

后,我们将姥姥的葵花籽偷吃完了,二姐居然还有,于是又开始偷吃二姐的。直到被摞、炕席下面一无所有,甚至连地上的葵花籽皮都被娘打扫得干干净净,葵花籽的味道终于消失了,所有人都不再想这件事。可是在许多天以后,偶尔翻衣兜,竟然翻出一粒小小的。我无比确信,当初吃完最后一粒葵花籽,我曾经仔仔细细地在口袋里搜寻过无数次,都没有发现它。这一粒葵花籽简直是上天赐予,要令我再次回味那份香甜的,自然要万分珍惜。于是我小心翼翼地剥开,极其慎重地送进嘴里,一下一下地慢慢咀嚼。

我家的葵花籽要等到腊月三十晚上,娘才从某一个瓦缸里捧出来,在灶台上细心炒了,留到第二天招待拜年的人。那几株葵花终于要实现自己的价值了。



插图 四月

乡亲邻里互助攒忙

□郭振山

上世纪八十年代前,农村谁家有个大事小情的需要请人帮忙,基本上不需要破费,一般是根据活儿的大小和需要人数的多少,提前与自己有来往的邻居村人打个招呼,到时候人们便自带工具赶来,用不着谁催谁管,来了就下手干起来。干完后一般只需简单地弄几个小菜,也就是炒花生米、西红柿拌白糖、拍黄瓜等,最多来一盘炒鸡蛋,再来一瓶烧酒。喝时把酒倒在一个大碗里,帮忙者围桌或蹲或坐转着圈地你一口他一口地轮流喝,喝完站起来走人,根本不知道报酬为何物。

农村攒忙最勤的时段是农历四月初到麦收前,大约一个月的时间。因为过去农民的房子多是土坯墙滑秸泥盖顶,滑秸泥就是用黏性黄土加上压碎的麦秸和成的泥,这种泥由于麦秸具有一定的抗冲刷能力,能有效延长房顶的寿命。农村一般盖房子是先砌好四面围墙,然后上梁加檩,再在檩条上铺上椽子,椽子上盖上芦苇编成的苇箔,然后上土,是用黏土加石灰、炉灰、沙子等拌成的四合土,最后再在四合土上盖一层半尺厚的滑秸泥,用石片子碾实晒干就成了。房顶上的滑秸泥经过几年的风雨侵蚀,泥面老化,厚度变薄,有的甚至出现裂纹裂缝。为防止即将到来的雨季漏雨,就需要抓紧麦收前天气少雨、气候干燥的这段时间,为房顶新上一层滑秸泥。

谁家房顶需要上泥了,主人就开始准备黏土、麦秸、架子、木料,找好攒忙的村人。一切准备齐了后,看看哪天天气好,主人向生产队长请半天假,在家里备好铁锹、四股叉等工具,搭好架子。待中午收工后吃过午饭,人们便陆续赶过来攒忙。当时由于没有吊车、起重机等吊高设备,从地上把和好的滑秸泥运到房顶全靠人力。最常用的办法就是搭一个半窗高的木架子,架子上铺上木板。先用四股叉将滑秸泥从地上投到架子上,再由站在架子上的两个人接住转投到房顶上。房顶上的人接后运到作业面,然后由专人用铁耙按要求把泥铺平。由于从地面往房顶运送滑秸泥是一项力气活,地面上和架子上都由两组人轮流替换着干。一组干一会儿,不用谁催,另一组就上来换下第一组。这样你干一会儿我接一会儿,既保证了上泥的速度,也能使干活的人及时恢复体力,不致太累。

待滑秸泥全部运完,房顶上的人还在运泥找平的时候,地面和架子上的人便开始洗脸擦身。这时候主人便会不失时机地为他们递上卷烟或用烧烟的红枣熬的汤。攒忙的人也不客气,先是接过红枣汤一饮而尽,然后接过卷烟找个凉快的地方便吞云吐雾去了。待房顶上的活儿干完了,女主人便在树下或其他凉快的地方放上吃饭桌,端上事先准备好的拍黄瓜等4样小菜,拿出一瓶酒和一个

大碗,攒忙的人们便自动围过来开瓶喝酒。一会儿酒喝完了,生产队上工的钟也敲响了,攒忙的人也不多话,起身走人。主人不寒暄也不送客,看着他们一个个出门而去,主人便回到房上光着脚踩着泥拉吨子来回轧,直轧得泥里的水渗出来,泥面半干才住手。

1975年初,我高中毕业回乡劳动,亲身体会了攒忙的苦累和快乐。当时攒忙可不仅限于上房顶,谁家若盖新房,地基打好后正式动工前要把垒墙的土坯运到房壳漏里。这一般都是利用头一天傍晚和晚上时间。主人找生产队长借辆牲口车,把土坯从地里拉回来垛在房壳漏内。拉坯也多是找攒忙的帮着干,若不然光凭主人一家的力量是不能胜任的。另外盖房时上梁、盖顶以及打井、挖甘薯窖等一家人干不了的活儿都需要找攒忙的。

当时不管是谁都乐意出工出力攒忙,一旦有的人没被人叫去攒忙,反而觉得很没面子。村人教育孩子时也常说,“你可别学他呀,攒个忙都没人找。”可见当时能被人叫来攒忙还是比较有面子的。别人家有事你主动攒忙,待你家有了事,别人也会主动来攒忙。因此大家都把攒忙当成一种互助行为,形成了你帮我、我帮你的良好风气。

我很怀念过去的攒忙场景和那种人与从之间不讲回报的互助乡情。